

小
经
典
丛
书

狱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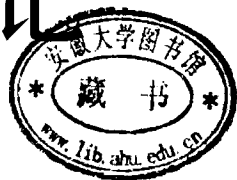
■ [英] 奥斯卡·王尔德 著

■ 孙宜学 译



狱 中 记

……〔英〕奥斯卡·王尔德 著……



YU ZHONG JI

狱中记

- 作 者 [英]奥斯卡·王尔德
译 者 孙宜学
策 划 袁杰伟
责任编辑 孙吉和 张 英
封面设计 羽 人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市京鲁排印部
印 刷 北京市门头沟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03千字
版 次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442-1073-1/1·177
定 价 10.00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控诉状与自供状——关于《狱中记》	1
序	11
狱中记	14
附：《狱中记》出版前后	192
译后记	194

控诉状与自供状——关于《狱中记》

王尔德(Oscar Wilde, 1856—1900)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陌生的,因为他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剧作家之一,他的大部分作品,包括戏剧、小说、诗歌、论文、童话等都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狱中记》这部集中体现了他的艺术观、人生观的晚年作品,自1922年张闻天、汪馥泉节译后,至今没有完整的中译本,这对我们了解与研究王尔德,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狱中记》是王尔德在刑满释放(1895—1897)前两个月(1897年1月至3月)内写给好友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的一封长信,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信,而是王尔德艺术地回顾与反省自己以前的艺术主张与生活、并对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社会与道德进行激烈谴责的控诉状。

那么,王尔德为什么会入狱呢?

在《狱中记》中,王尔德说过:“我的一生有两大

关键，一是我父亲把我送进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监狱。”这话是对的，牛津大学培养了他唯美的人生观、艺术观，监狱则改变了他的人生观。王尔德是公认的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的代表，他主张的唯美，并不是只表现在理论上、创作上的，而且还是在生活中付诸实践的。他在生活中总是以超然于道德之外的面孔出现，标新立异，我行我素。比如他总是穿着奇异的唯美服装——一身天鹅绒的衣服，宽大的汗衫，倒折的领口，打一条与众不同的领带，而且抽金头的纸烟，手里总拿着一朵向日葵或百合花。

王尔德的生活态度一直是享乐主义、感官主义的，如他自己所说，他把世间所能享受到的快乐，差不多都享受到了，把地球上所有快乐的果子，也都吃到了，而且地球上没有的果子，他也想尽种种办法创造出来种种人工的快乐，与俊美的青年相伴，可以说就是他创造出来的一种快乐，也是他最受时人诟病的原因。他在自己身边聚拢了一大群与他地位、趣味相当的青年，日夜宴乐，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因而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指责为同性恋者的领袖，是道德败坏。但王尔德一直认为自己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使自己免受道德、法律的束缚，因而多次为自己的行为公开辩护，说自己哪怕是同性恋，也是为了追求实现美的方式。王尔德的入狱，是与他同社会、道德的这种对立分不开的。

直接导致王尔德入狱的，是他与道格拉斯、也可称为他的同性恋伙伴的关系。王尔德与道格拉斯是在牛津大学时就认识的。道格拉斯是王尔德的崇拜者，出校后两人即结成形影不离的好友。王尔德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人，不论食物、衣服、装饰品，他都是买最豪华的，而各种娱乐场所则是他的乐园。道格拉斯是坤斯培莱侯爵的儿子，也是一位花花公子，两人在一起可谓是志趣相投，珠联璧合。据道格拉斯在《王尔德与我》中回忆，自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五年间，他和王尔德只吃饭就用去了五千磅，即每星期平均四十磅，每日如吃三餐，则每餐为二磅，即使与当时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水平相比，这也是极奢侈的了。而且，照道格拉斯的说法，王尔德有从午后四时饮至凌晨三时也不会醉的酒量，这样，时时陪伴他的道格拉斯的身体健康情况自然引起了侯爵的注意，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叫儿子离开王尔德，回到家里来，但道格拉斯回了一封侮辱性的信，拒绝了父亲，于是侯爵就以“有伤风化罪”把王尔德送上法庭，但罪名并不成立，一向以法律和公正的审判而自豪的英国司法界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宣判王尔德无罪。伦敦上流社会郁积在心头的仇恨没有平息，维多利亚时代为眼睁睁看着惩罚这个幽灵似人物的机会从自己身边滑过而黯然神伤。事情如果就这样结束了，王尔德以后的生活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了,不幸的是,他的那个俊美的密友道格拉斯因为仇恨自己父亲,因为一心想把自己的父亲送进监狱,就极力怂恿王尔德以“诽谤罪”反控他父亲,而自以为清白无辜的王尔德竟然鬼迷心窍,以为他一向反对的社会、法律会为他这个“浪子”、“逆子”洗雪耻辱,正名于天下,于是,他就像一个希腊悲剧中的英雄那样,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悲壮前行,迎接那必然不幸的命运,接受那身败名裂的下场。

刚才还在为王尔德没被判罪而伤心的法律和社会见王尔德又自己投上门来,禁不住欣喜若狂。再次审判从一开始就对王尔德不利。清教徒式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法律历来对违反自然的行为厌恶,所以,陪审团和法官在这次审判一开始就带有某种迷信般的狂热欲置王尔德于死地。在法庭上,王尔德的生活、作品,尤其是他写给道格拉斯的带有亲昵字眼的信,都成了他有伤风化的罪证。尽管王尔德大骂法官和陪审团是“畜牲加文盲”,但最终这场判决仍以他的两年苦役为结束。于是,王尔德由快乐的极顶一跌而至地狱,由“快乐王子”一跌而成“悲哀王子”。对王尔德来说,两年牢狱生活无异于一场漫长的恶梦,犹如“在地狱中过的一夜”。以唯美派的使者自居,以富于教养而自傲的王尔德,曾像一只沉溺于社会各种享乐之中的极乐鸟的王尔德,这次却要每天把粗麻分细(监狱惩罚犯人的一种手段),王

尔德当时的痛苦,确实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也就是因为这种遭遇和痛苦,使王尔德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使他通过反省自己的一生而总结了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狱中记》作为这种反省的结晶,艺术地宣泄了王尔德对把自己送进监狱的社会的的社会的不满,是他真诚袒露自己内心生活的实录,不少人就是据此将之与卢梭、奥斯丁的《忏悔录》相提并论,实际上它们之间有很大不同。尽管王尔德声称“我不是辩护我的行为”,但《狱中记》却实实在在是他的唯美主义生活的最好的说明和辩护,又是对于非难唯美主义的人的最大胆的挑战。

《狱中记》通篇笼罩着一种悲哀观。王尔德认为,人生的重大意义就隐藏在悲哀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悲哀而感到一种快乐,于是,他高唱“悲哀地享乐”。在王尔德看来,两年牢狱生活是极大的耻辱,而且在这期间他又经历了许多凄惨、痛苦和恐惧,又加上有过去荣华、放纵生活的对照,使他简直难以忍受,最终沉入悲哀的深渊里去,直到后来他悟到世上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悲哀更有意义,从此才算把自己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如他自己所说,他之所以能领悟到这一点,并不是出于宗教、理性和道德,而是因为艺术家的气质和仁慈。他在《狱中记》中写道:在欢喜和哄笑后面,也许有粗恶、生硬和毫无感觉的一种禀性吧,但在悲哀后面却常只有悲哀。悲哀不

像快乐，它是不戴假面具的。他认为“在悲哀中还有强烈的、异常的现实性”，“有悲哀的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这样体尝悲哀，便是人生的真义，这样在悲哀之中找到快感，便是唯美派的快乐主义的人生观。

王尔德还进一步伸发了悲哀与艺术的关系，他说：“艺术上的真理，是物与物自身的一致，是内部的外在表现，是灵魂的化身，是带有精神的肉体本能，因此，没有可比之悲哀的真理了。”他把悲哀看做人生的中心，同时又看做艺术的中心，所以，他的悲哀观便是他的人生观，也就是他的艺术观。入狱前，他认为艺术支配人生，艺术是离开自然与人生的，是超脱自然与人生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论什么事情，如果它在现实中间可以发生，那就有害于艺术。一切艺术的东西，都是从实感上生出来的”；所谓“自然”的事情，就是“明白”的事情，而“明白”的东西就不是艺术的了；“艺术不是人生的镜子，而人生却是艺术的镜子”，“人生是艺术之敌”。但在《狱中记》中，他却说人生即艺术，艺术即人生了。这也许是在狱中生活给他的艺术至上主义的一次打击的结果。

《狱中记》里很多地方都谈到基督，实际上王尔德是将自己等同于基督的。他说基督是生活上的浪漫运动的先驱，是在悲哀中体尝快乐快乐主义者，是有着“强烈的火焰似的想象力”的伟大的艺术家。

“基督有着人生一切色彩的要素：即神秘、怪异、哀愁、狂喜和爱”。依王尔德，基督是体现近代唯美主义于一身的一个卓越艺术家。

王尔德在这封信中对道格拉斯及其父母颇多微词，甚至可以说是痛斥，这部分内容直到一九六〇年才被允许发表。

两年监狱生活给王尔德精神和肉体上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王尔德一八九七年五月出狱后就去了法国，直到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在巴黎去世，他再也没回英国。

王尔德在里丁监狱时，曾有一个名叫马丁的看守待他很亲切，并作有《狱中的诗人》，详细地记录了王尔德在狱中的日常生活，这对我们理解王尔德创作《狱中记》时的境况和心态是有帮助的，现摘录如下：

“他很弱，连擦皮鞋，梳头都不会，他说：‘我要是能使面孔清洁，便不会感到如此悲惨了吧。’当有朋友来看他时，他总竭力用红手帕掩住面孔，遮住没剃过的脸颊上的污秽。”

“牧师在身穿囚服的犯人面前说教，说他们是恶人，他们应当怎样感谢关心他们的肉体 and 灵魂幸福的基督的国家。他们虽犯了罪，但社会并不责罚他们，他们现在是处于赎罪的过程；牢狱是赎罪所，等他们洗净了身上的罪恶再回到社会上时，社会会张

开双手欢迎他们的……王尔德听这种话的时候，常是微笑着的，但这微笑不是平常的微笑，而是一种嘲讽的笑，而且有时是绝望的微笑。他说：‘我听到那种说教，便想站起来对我周围可怜的人说：牧师所说的全是假的，你们都是社会的牺牲者，社会对你们，在街上只给以饥饿，在牢狱里只给以饥饿和残忍。’”

在白天，王尔德说话做事与一般囚犯并无二致，但到夜间，他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看守的影子慢慢地移动了，现在是在窥望邻近走廊一端的一间监房了，这监房门上写着‘C·3·3’的符号——这便是诗人王尔德的监房了！四面的活的墓场，也没有诗人的监房这么可怜！没有这样充满着凄惨之气！没有这么可怕！诗人现在是独自一人了啊！只一个人与神共在了啊！”

“他在监房里走着——一步、二步、三步，走了三步，便转回来，两只手在背后绞着，前后左右地在监房里走，垂着头微笑着——但谁知道这微笑里包含着怎样的意味呀！”

“他的两只眼睛——令人惊异的两只眼睛——在美丽地转动着，在眺望着天井那边——眺望着远远地超越天井远远的无限之境。现在他正笑着，这笑是什么意思呀！是尖锐的、伤感的、悲哀的——他的强烈的想象力，现在正活动着。他的身体虽然被束缚在监牢里，但他的灵魂却是自由的——是的，谁

能束缚住诗人的灵魂呀！诗人的想象，是舞到人间之外很高很远的地方去的，直舞到银色的云上，在月亮苍白的影子中找到安住之所。”

“啊，他在说什么呀！他正在说着圣母的名字，又唤着他妻子的名字。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着。这时，天使来了，眼泪消失了。他不论将来要做什么，都已由艰苦补偿了，都因为从他心底流出的这一滴纯洁的眼泪而弄得纯洁了。但是，他又在说什么呀！他把两只手伸到他那小小的床对面，对着看不见的来访者说着什么：

一直，从前一直，在孩童时，我有着痴呆的野心，
我想改革这世界，变更社会状态

我把我自己——只通过艺术——引到极高的地位上。但现在，我的朋友呵，你所见的，是一个害怕神罚而不堪悔恨之情的一个可怜牺牲者。”

“他这么说着，又笑了，重复说着‘害怕神罚而不堪悔恨之情的一个可怜牺牲者’这句话。接着，他就站起身，又寂寞地来回走着；接着，他再一次站在假想的来访者面前，举着手，用有些自我主义的调子说：‘总之，这世间决不是那种无神经的东西。我能够用一个警句来撼动这世界，或用一首歌来震动这世间。’”

“他再一笑，此后便坐在牢狱里的椅子上，又垂了头。”

曾为一代骄儿的王尔德，每夜就是这样在狱中
度过的！

孙宜学

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不少好奇的议论是关于《狱中记》的原稿的，大家都知道这部书稿在我这里，因为作者已经把它的存在告诉给不少朋友了。这本书用不到什么介绍词，更用不到什么说明，不过我所要说的是：这部书是我的朋友在他的牢狱生活的最后几个月内写的，是他在牢房里写的唯一一部作品，而且也是他用散文写的最后一部作品。

关于公开这部书，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是为我的行为辩护，我只是说明我的行为。在我的信中，有几段是关于我在牢狱中的精神发展、我的品性的必然的演化和对人生智慧的态度，并且我希望，你和别的与我有交谊而且同情我的人，能正确地理解我是用哪一种情态和样式面对世界的。一方面，我固然知道在我被释放这一日，我也不过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并且我还知道，总有几个时候，全世界在我看来也不过和我的牢房一

样大，并且也同样充满恐怖。可是我还相信，在创世的时候，上帝替每一个孤独分离的人都造了一个世界，而在那世界里——我们内心的世界——一个人应该寻求生存。无论如何，你读我信中那些部分时，总会比别人少些痛苦吧。当然，我也不必使你想到我的——我们全体的——思想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東西，可是我还看到了一个可能的目标，通过艺术，我也许可以仍向这个目标前进吧。

“监狱生活使一个人能够适如其分地观照人和物，这是监狱生活所以把人变成石头一样的原因。被永远活动着的生命幻象所欺骗的人们，都是在监狱外的，他们随着生命旋转，并贡献给它的非实在。只有不动的我们，才能‘看’和‘知’。

“不论这封信对于心性狭隘和有病的头脑有没有益处，它对我是有益处的。我已经‘把我胸中的许多危险的分子洗净了’，我不必使你想到，对艺术家来说，‘表现’是人生的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样式。我们是为发言而生活的。在我，在应当感谢监督者的许多事情中，他^①应许我给你自由写信这件事是最值得感谢的。在这两年内，我差不多已经被压在日渐增多的痛苦的重负下，可是现在有许多重负已经不存在了。在监狱的墙垣那边，有几株正在生长嫩

① 指里丁监狱长 J. O. neison。——译者

芽的树,我很懂得它们正在等待什么,它们是在寻求表现呀!”

我敢大胆希望,这部很活泼、很痛苦的、描写社会的破坏和严酷惩罚的书,这部能对有高深知识的人的性格产生作用的《狱中记》,能使不同的读者对机警、愉快的作者有不同的印象。

罗伯特·洛士